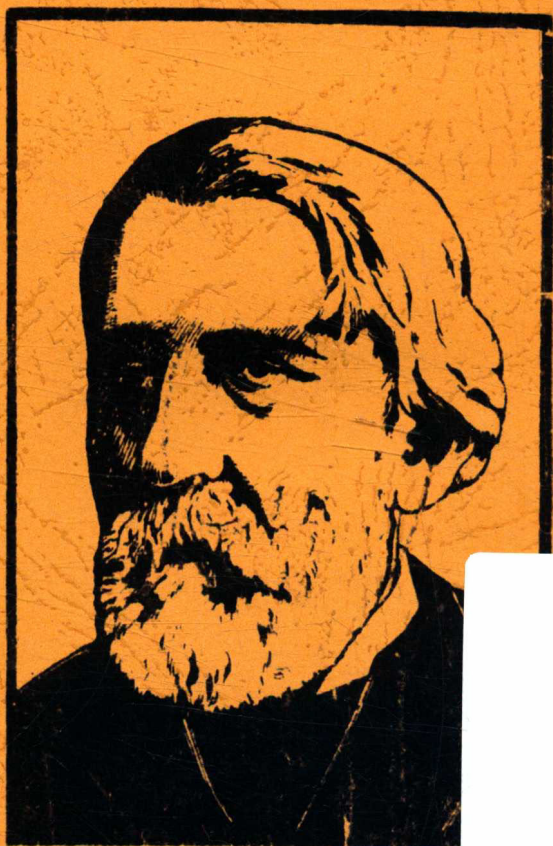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子 與 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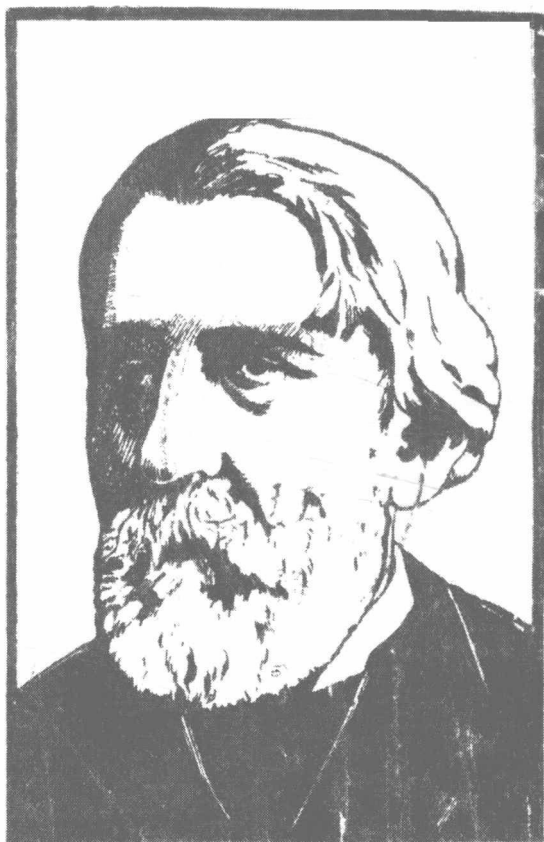
著 述 夫 譯 涅 海 格 文 屠 藍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子 與 父

著 夫 涅 格 屠
述 譯 海 文 藍



原

序

(本書根據C. J. Hogarth的英語本譯出，這篇譯序，就是Hogarth的序文。)

在這部純熟的革命文學中，原著者屠格涅夫描繪出一位代表人物巴札洛夫來介紹他，虛無主義。這小說對於俄國的影響實在是很足驚人的。書中關於這位主角的描述似乎是一種憤恨的滑稽文。同時對於退隱的貴族們的描寫也未免過火一點。因此，屠格涅夫已經引起了雙方面的暴怒。

屠氏自認當時俄國的貴族都傾向於「脆弱冷淡，和思想狹窄」的氣圍中呼喚着。那種「稱度」的觀念使他更謹慎地在書中文飾着那批貴族的代表者。這些代表者都是托爾斯泰的假想，他們無能的話，那麼他們中的弱者又將怎樣呢？但是嚴峻的評語還是不斷地從屠格涅夫和反對派的口中傳過來。他們以為屠氏那種刻薄的藝術和深奧的諷刺並不是他敘述技巧的個性的表現而是似乎專在巴札洛夫那種特殊的情況下表現着的。作者早就想指述他自己也是青年的一份子。他自己聲述除了巴札洛夫的觀念是藝術的而外，他自己的全部理想幾乎和這主人翁的理想完全相同。但這缺憾較諸這位激進者的破壞論的其他部份，實在是可以更粗淺的表達出來的。所以他再三再四的說巴札洛夫是他最心愛的孩子。

自從這部小說在 Russian Messenger——俄國當時的一部權威週刊——初次發表以後，到現在（一九二一年）差不多已有四十年了。這時期中動盪的情態，實在給予歷史上一個驚大的影響。如果俄國的美術展覽會開幕時要搜集材料的話，那麼這個著名的時期定會給予當時動盪的畫家以一個更好的鑄型。這裏我們不能不指出的一件有趣的事實就是大時代的歷史已經無端地證實了屠氏所描寫的理想，由於屠氏那種有力而敏銳的先見之明。

但是我們如果誤解了這部書中那種普遍而清晰的現實性，以爲是警世的小說或者不過是某時代的一宗文件，那就錯了。正如這書名所告訴我們的，牠是描寫子代和父代的紛擾和反動的一部寓言。屠氏對於這二個時代正確觀點更顯示出他豐富的同情性。他歡喜研究人類自然的天性。知道怎樣認識他自己的弱點，了解他性情的驕矜和具有成見的習性，以及一切對於悲喜的敏感。所以他把巴札洛夫描寫得如同一個反封建保守以及反對一切舊制度舊風俗舊習慣的領導者。當巴札洛夫走進亞卡沼的父親的屋子的時候，正像唐詰訶德到了他最可怕的試驗一樣。假使這種雷同並不是一種幻想，那麼屠氏是拿巴札洛夫比做唐詰訶德了。因爲在他那種無可描摹的謬見中看起來，唐詰訶德本身是一種革命的永生精神的表現。如果篇幅允許的話，我願意把那篇討論這部偉大戲曲（哈姆雷特）和偉大小說（唐詰訶德）的論文，像序文式的刊在這本父與子的前面。

現在我們無須再重提這故事中的事實，因爲這些在本文中都已有了記載。幾年前當作者在樊脫諾海邊住屋中消磨一個春天的時候，我發現這屋子曾爲屠氏所佔。此後，一八六〇年在樊脫諾作者初次獲得了關於這部小說的印象。從此，他將更癡呆地幻念那遠處俄省的家境以及偉大的蔭道遠景，因爲他已經遠離故鄉隱匿在樊脫諾海邊的隱所中去過了。這裏，我們不能忘記那時俄國的農奴解放運動已經開始，自由和解放的思潮正在新時代中澎湃湧湧。回看到這些事實以後，理智告訴我們說：小說家屠格涅夫處在這樣的時代，不能不寫這樣一部時代青年的悲喜劇——一部描述舊時代和新秩序的衝突。守的父親和革命的子代的寫照。

小引

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史中說，『因為屠格涅夫的藝術虎構造，因為他的小說底完盛和美麗，他恐怕要算在他這一世紀中最偉大的小說家了。』的確，即使屠格涅夫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至少也可算是十九世紀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生於一八一八年，他的父親是一個貴族，但他小時候常常愛和農夫們遊玩，因此對於他們的生活知道得很清晰，對他們也很同情，並曾爲了他母親的虐待農夫，而母子間的感情發生了裂痕。

父與子作於一八五九年，出版於一八六二年，書中的主要人物巴莎羅夫，是一個不崇拜任何威權，不信仰任何法則的人，作者錫其名曰『虛無派』。這本書出版後不久，『虛無派』這個名詞便掛在一般人的口頭上了。但同時又曾引起許多人的誤解，許多人的非難，舊時代的人攻擊屠格涅夫，說他自身便是個虛無主義者，青年們卻又不贊同巴莎羅夫的行爲。然而事實上，屠格涅夫在這書中所表現的人物正是俄國當時各種新舊人物的典型。這句話在當時的大批評家庇沙爾（Pisare）已經承認過了。

本書是從湯姆斯·塞爾若（Thomas Seltzer）的英譯本，和參照米川正夫的日譯本譯出。俄國通常一個人都有幾個名字，於記憶上很不方便，所以在這譯本中每個人只用一個常用的本名，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用到他的文名或小名，這樣也許對於讀者閱讀時比較方便些。

譯者識。

「喂，彼得，還是看不見麼？」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位四十多歲的紳士，穿着一件佈滿了塵灰的外套，和一條格子呢的袴子，光着頭從某處的驛站走出到石階上來，向一個圓面孔，下頷生有淡黃色的汗毛，和有一雙沒有神的小眼睛的年輕的僕人問道。

那個僕人，在他的一切——從他耳朵上的綠寶石的耳環，到他的擦了油起有皺紋的頭髮，以至他的惡意有禮的舉動——都顯示出他是一個新時代的男子。他向大路上隨意地望了一下，回答道：

「先生，還是看不見。」

「看不見麼？」他的主人又問。

「看不見，先生。」那僕人又回答了一遍。

他的主人嘆了一口氣，在一條小長櫈上坐下來。現在且趁他彎着腿坐在那兒，沈思地向四周張望着的時候，讓我們來把他的身世介紹給讀者。

他的名字叫做尼哥拉·彼得羅維區·丘莎諾夫。在離開驛站十五俄里的地方，他有大約二百農奴耕種的一塊優良的地產，或者照他說起來——自從他把田地分給了農民，創辦了『農場』以後——大約有五千畝地。他的父親是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擊敗拿破崙一役的一個將軍，他是不學無術的粗人，但沒有乖戾的習氣，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他一生在軍隊中過生活，先任旅長，後來升師長，始終駐紮在外省，他藉了他

的地位，在那些地方，成爲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尼哥拉·彼得羅維區是他的哥哥白福爾一樣，生在俄國的南部，關於他哥哥的事，以後再談。尼哥拉直到十四歲那年，還在家裏受教育，同他接近的人，是些寒酸的家庭教師，放蕩而善於奉迎的副官，以及軍隊裏的一切軍官參謀之類。他的母親是郭萊仁家的一位小姐，未嫁時叫做炯嘉德，做了將軍夫人後，是叫做炯嘉德克里·邱斯米尼希那·丘莎諾夫，完全是屬於軍官夫人那一類的人。時常頭上戴着華麗的壓髮帽，身上穿着會發絲絲聲的絲綢衣服，在教堂裏她總是第一個走到十字架面前；談話時總是嘮嘮叨叨，說得很大聲；每天早晨總是讓她的孩子們親一下她的手，臨睡前又和他們祝福——實在說起來，她一生過着很滿足的生活。尼哥拉·彼得羅維區既然是個軍官的公子——雖然他沒有勇氣，而且還可說是個「懦夫」——自然也和他的哥哥白福爾一樣，進軍隊裏去服務了；可是就在他的委任狀下來的那天，他跌斷了一條腿，在牀上臥了兩月之後，卻變成有點跛足了。他的父親見他已不能從事武職，只好讓他去做文官方面的事。所以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就把他送到彼得堡去進大學。恰在這個時候，他的哥哥也在警衛軍裏充任官佐。於是弟兄兩人，就租了一幢房子，同住一起，而託他們母親那邊的一位做高級文官的表兄伊萊·郭萊仁隨時的招呼照料。他們的父親安整好了他們，就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太太那邊去了，總是隔了很久才給他的兒子來一封信，在幾張大的灰色紙上，塗滿着雄勁的和軍隊書記一樣的筆蹟。信紙後面總是寫着「陸軍中將彼得·丘莎諾夫」幾個字，然後謹慎地套入信封中。在一八三五年尼哥拉脫離了大學，是個畢業生了，就在這一年，丘莎諾夫因爲閱兵成績不佳，就被免去了職務，於是便和他的太太到彼得堡去居住。他正要在台夫里區斯基公園附近租一所房子，同時準備加入英國俱樂部的時候，忽然不幸的中風死了。他的太太不久也跟他去了；因爲她總覺得過不慣在首都裏的生活，離開了軍隊後的那種厭倦的生活，真把她惱煞了。而且尼哥拉在他的父母在世時，就愛上了他的房東一個小官

傑名叫勃羅文司基的女兒這件事又給予他的父母不少的煩惱。這位小姐生得很美麗，而且還是個「新式」的女子；因為她時常愛讀報紙裏『科學』一欄上的正經文字。在他的孝服滿了之後，就和她結了婚；這時他辭去了他父親在世時竭力替他謀到的一個文官的職務，而和他的新妻馬夏去過愉快的生活了。起初是住在農林專門學校附近的一個別墅裏，後來又搬到城裏一層優雅的小樓房去住，那裏有很淨潔的樓梯和空氣通敞的客廳。最後他們搬到鄉下去，在那兒不久就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阿卡提。這對年輕夫婦過着很快樂很平靜的生活；他們從沒有分離過；在一塊兒看書，一塊兒唱歌，一塊兒奏琴；有時她種種花養養雞；他出去打打獵，照料照料農事。阿卡提也過着快樂平靜的日子，漸漸地長大起來了。十年的光陰如夢一般的過去。在一八四七年尼哥拉的妻子死了。他受了這個打擊，也幾乎不起；在幾個星期內他的頭髮都變成花白了；他正想到國外去旅行，藉以消除愁悶……可是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勃發了。他只好回到鄉間去，過了長期間的閒散生活之後，他開始對於改良農業發生了興趣。在一八五五年他把他的兒子送到大學裏去讀書和他的兒子在彼得堡過了三個冬，在那兒很少出門，努力和他的兒子阿卡提的少年朋友來往。第四年冬天他沒有去彼得堡，所以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見他，頭髮完全白了，肥胖的身體，背稍有點駝，在驛站裏等候他的兒子和他昔日一樣，從大學裏得了學位回來。

那個僕人爲了禮貌的關係，也許是不高興站在他主人的面前，走到大門口去，吸起煙來。尼哥拉垂着頭，注視着前面的損壞了的石階；一隻大的花母雞，伸着牠的大黃腿，很鎮靜地向他面前慢慢的走過來；一隻很醜陋的貓，好像感覺羞恥地蜷伏在欄杆上，卻用一種敵意的眼光望着他。太陽光非常猛烈，從驛站內黑暗的走廊裏送出一陣熱的黑麥麵包的香味。尼哥拉正在凝神默想。「我的兒子……一個大學畢業生……阿卡提……」這幾種思想不絕地在他頭腦裏盤繞着；他幾次想要想到別的事情上去，可是一會兒這幾種思想

又回到他的腦裏來了。他又想起他的已死的妻子……悲傷地口裏喃喃的說「她看不到這種快樂的日子！」一隻肥胖的深藍色的鴿子飛到大路中，急忙地在井邊的泥水潭中喝水。尼哥拉正在看這隻鳥的時候，他的耳朵已經聽到一陣從遠處走近來的車輪聲。

「這陣車聲，大概是他們來了，」僕人忽從大門口走來說道。

尼哥拉跳起來，縱目向大路上望去。一會兒就看見有一輛三匹驛馬拖着的四輪馬車，車裏頭隱約可以看見一頂藍色的學生帽的邊緣，和一個很熟悉的臉孔的輪廓。

「阿卡提！阿卡提！」尼哥拉口裏叫着，揮着手跑前去……一霎時後，他的雙唇已經接在一個青年畢業生的吹滿了塵灰，曬黑了的，沒有鬚的面頰上了。

二

「讓我先拍去點塵灰吧，爸爸，」阿卡提因為旅行後，聲音有點疲倦，可是仍然很年青很宏亮，他一面很愉快的回抱他的父親，一面說道：「我把你一身弄得都是灰塵了。」

「不要緊，不要緊，」尼哥拉帶着親愛的微笑說，同時用手把他兒子的衣領拍了兩拍，又把他自己的外衣拍了兩拍。「讓我來仔細看你一下，讓我來仔細看你一下，」他退後一步，又加上這兩句；可是立刻他又急急地向着驛站的天井裏走去，口裏嚷着：「這裏來，這裏來，馬趕快備好來。」

尼哥拉似乎比他的兒子更加興奮；他似乎有點慌張，有點膽怯。阿卡提叫住了他。

「爸爸，」他說，「讓我來給你介紹我的好朋友巴莎羅夫，就是我常常在信裏提起過的。他很看得起我們，答應在我們家裏住幾時。」

尼哥拉立刻回轉身來，走到前到一個剛從馬車上下來的穿着有纓飾的寬大的粗布長外套的高男子面前，熱烈地握着他的沒有帶手套的紅手，雖然那個人沒有立刻就伸出手來。

「蒙你光臨，我真非常高興，非常感謝……還未請教尊姓大名，」尼哥拉說。

「葉夫勤尼·梵西利夫，」巴莎羅夫懶洋洋地但聲音很響亮的說，同時把他的粗布外衣的領子翻下來，使尼哥拉看見他全副的面貌。他是個瘦長的人，有個廣闊的額角，一個上平下尖的鼻子，綠色的大眼睛，和垂着黃赤色的鬚鬚；他的泰然一笑，顯露出神采煥發，並有自信力和聰明的樣子。

「親愛的葉夫勤尼·梵西利夫，我希望你到我們舍下來不至於感覺得不慣，」尼哥拉接着說。

巴莎羅夫的薄薄的嘴唇略爲動了一下，可是沒有回答，只不過脫下他的帽子來。他的又長又厚的頭髮也蓋不了他頭上的隆起的頭角。

「那麼，阿卡提，」尼哥拉轉身對他兒子說，『要不要立刻上起馬具來，還是休息一會再走？』

「我們到家裏去休息吧，爹爹；叫他們裝起馬具來好了。」

「好的，好的，」他的父親答應說，『喂，彼得，你聽見嗎？趕快準備起馬來，孩子。』

彼得是個新派的僕人，所以不吻他的小主人的手，只不過遠遠地向他鞠個躬，又從大門出去了。

「我是坐四輪馬車來的，但我給你的大馬車帶了三匹馬來，」尼哥拉匆忙地說，這時管理驛站的婦人拿出一鐵杓水來，給阿卡提喝了一點，巴莎羅夫點了煙斗，走向正在駕馬的車夫那邊去，「四輪馬車只有兩個坐位，不曉得你那位朋友……」

「他會坐我那輛車子去，」阿卡提低聲地插口道，「請你不必和他拘禮。他雖是個非凡的人，可是很率直——你就會曉得的。」

尼哥拉的車夫牽了馬出來。

「喂，快一點，大鬍子！」巴莎羅夫向他的車夫說。

「聽見麼，密吐哈，」另一個車夫雙手插在他羊皮外衣後面的開口袋裏，站在傍邊說，「這位先生叫你的什麼？你真是個大鬍子。」

密吐哈只把他的帽子往上一推，把透濕了汗的馬上的韁繩卸了下來。

「快一點，快一點，夥計們，來幫忙一下，」尼哥拉嚷道，「等一會大家喝杯酒！」

幾分鐘間，馬都已駕好了；父子倆坐了四輪馬車；彼得爬上車夫的座上；巴莎羅夫跳進大馬車，把頭縮在皮靠枕下面；兩輛車便向前走了。

三

「你倒是個大學畢業生了，而又回家來了，」尼哥拉一會兒拍拍阿卡提的肩頭，一會兒拍拍他的膝說，「倒是個大學畢業生了。」

「伯父怎樣，身體好麼？」阿卡提問道，他心裏雖然充滿了真粹的，幾乎小孩子似的歡喜，但以為此刻最好不談情感的話，而談點家常茶飯的事。

「很好。他本來想和我一起來接你，可是不知為什麼原因又不來了。」

「你等了我多少時候了？」阿卡提問。

「哦，差不多五個鐘頭。」

「爸爸真好！」

阿卡提立刻轉過臉去，在他父親的頰上接了一個響吻。尼哥拉輕輕地笑着。

「我給你買了一匹好馬！」他說。「等一會你會知道。你的房間也重新糊牆了。」

「有沒有房間給巴莎羅夫？」

「我們也給他找一間好了。」

「爸爸，請你多和他親近一點。我真說不出我怎樣重視他的友誼哩。」

「你是近來才和他相熟的吧？」

「是的，近來才相熟的。」

「哦，我說去年冬天沒有看見過他哩。他是研究什麼的？」

「他的主系是自然科學。但是他什麼都懂得。明年他想要考醫師的學位。」

「噢！他是讀醫科的。」尼哥拉說。停了一會，他用手指道，「彼得，那些坐着車來的，是我家的農夫嗎？」

彼得向他主人指着的方向望去。見有幾頭沒有轡頭的馬拖着幾輛二輪車在一條狹窄的側路上疾馳而來。每輛車上有一二個農夫，穿着羊皮外衣，鬆着鈕釦。

「是的，先生。」彼得答道。

「他們到那裏去——去城裏嗎？」

「恐怕是到城裏去。到酒店裏去。」他帶着鄙視的神色接着說，同時略把他的身上側向車夫，好像要求他的同情一樣。可是車夫的筋肉一動也不動，因為他是個老派的人，不贊成少年人的新見解。

「今年我們的農夫給了我許多麻煩。」尼哥拉轉過來對他兒子說，「他們不肯付地租。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僱來的長工還好吧？」

「還好。」尼哥拉咬緊了牙齒說道。「他們也要來和我搗蛋，那是有點麻煩；他們都不肯出力去做事。他們把農具也弄壞了。不過他們仍是好好地耕了。事情只要有了一點頭緒，那就容易辦了。你現在對於管理田農有興趣麼？」

「可惜我們家裏沒有個蔭涼的地方，」阿卡提說，卻沒有答覆尼哥拉的詢問。

「我已經在陽臺的北部搭了一個涼棚，」尼哥拉答道，「現在我們可以在屋外吃飯了。」

「那就很像一所避暑的別墅了……不過，這些都是廢話。這裏的空氣真好，真新鮮，我真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地方有像這裏的草場那麼芳香的了！而且這天氣也……」阿卡提忽然止住，偷偷地向後面望了一眼，就不說了。

「自然囉，」尼哥拉說，「你是生長在這裏的，所以什麼事都使你覺得有點特別的——」

「哦，爸爸一個人生在什麼地方，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不過——」

「不，那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尼哥拉斜睨了他兒子一眼，車子又走了半里路，他們倆誰都沒有說話。

「我記不起有沒有寫信告訴過你，」尼哥拉開始說，「你的老奶媽，耶哥羅夫娜已經去世了。」

「是嗎？可憐的人兒，普羅柯費區還健在嗎？」

「還在，而且一點也沒有改變。還像從前那樣喜歡說話。真的，在馬利諾你看不見有什麼大的變化。」

「我們的管家還是那個人嗎？」

「噢，這是換過人了。我決心不用從我們家裏解放出去的家奴，至少，也不能讓他們負什麼責任。」阿卜提望了一望彼得。尼哥拉用法語低聲說，「的確，他是解放了的。可是他只不過是個僕人。我現在的管家是個城裏人，倒像很能做事的樣子。我給他一年二百五十盧布的薪水。但是，尼哥拉用手擦着他的額角和眉頭，這是他內心不安的一種表示，『我剛才告訴你的在馬利諾沒有什麼變化……那句話並不十分正確。我想我那應該預先告訴一下，雖然……』」

他猶疑了一會，然後用法語繼續說道：

「也許一個嚴正的道學家會說我不應當坦白的說，可是，第一，這是瞞不住的，第二，你知道我對於父子的關係，一向有種特殊的見解。當然，你也有責備我的權利。在我的年紀……簡單的說……那個……那個女子，你也許已經聽說過了……」

「是說飛妮去嘉麼？」阿卜提從容地問道。

尼哥拉漲紅了臉，「不要高聲說她的名字……唔……她現在和我同居了。我已把她搬到屋裏來了……因為那兒有兩間小房間空着。不過那是可以變更的。」

「很好，爸爸爲什麼要變更呢？」

「你的朋友住到家裏來……恐怕不大方便吧……」

「請你不必擔心，巴沙羅夫是不管這些事的。」

「那麼，還有你呢？」尼哥拉又說，「我們的小屋太不舒服了——就是這點不好。」

「呵，爸爸，阿卜提插口道，「你的話好像在道歉一樣，那未免太難爲情了。」

「自然，我也覺得慚愧，」尼哥拉答着，臉愈漲愈紅了。

「算了，爸爸，請你別說了吧，」阿卡提帶着親愛的微笑說。一面心裏想，「這不用道歉的吧，」同時他心中充滿了對於他的慈父的謙卑的愛，和混雜有一種暗暗地自負不凡的感覺，「請你別說了吧，」他又說了一遍，心裏自覺到自己思想的進步和解放，不由得高興起來。

尼哥拉依然在擦着額角，從他的手指底下望了他兒子一眼，心裏覺得有點難過……但是他立刻就責備自己。

「這裏是我們的田地了，」靜默了一會，他說道。

「那前面的是我們的樹林吧？」阿卡提問。

「是的，不過我已把樹木出賣了。今年他們就得來砍了去。」

「爲什麼你把牠賣了？」

「我需要錢用；此外，那塊地也要分給農人。」

「分給不付田租的農人嗎？」

「那是他們的事情，不過他們總有一天會付的。」

「這個樹林真可惜，」阿卡提說，於是他眺望着周圍的風景。

他們所經過的鄉下，沒有什麼美麗的風景。一望無際的，都是些田地，有高低，一直綿延到天際；有些地方有點小樹林，灣灣曲曲的溪谷，點綴着多少矮樹，令人想起卡塞林女皇時代的古地圖來。他們也經過些小河，有着彎曲的河岸，有些小池園，有狹隘的小堤，有些小村莊，矮茅屋的屋頂都是黑黑的，而且大半是破壞了，用樹枝編織的穀倉大半是傾斜了，荒廢的打禾場的大門也都破了，有些碑砌的教堂，灰泥多已剝落了，有些木頭的教堂，十字架多已傾斜動搖了，有些墓地都長滿了荒草了。阿卡提一路看着，心裏很不高興。除了這些

景緻以外，他們沿途所遇到的農人都是穿的破舊的衣服，騎的驚弱的小馬，所見的柳樹，都是剝了樹皮，折了樹枝，排立在路傍，好像是些衣服襤褸的乞兒，瘦瘠的蓬散着毛的牝牛，好像餓透了一樣，在溝渠旁拼命地嚼草。它彷彿是剛從某種可怕的好殺的怪物的牙爪下逃出來似的。在可愛的春天，看真了這些瘦弱的飢餓的動物的樣子，令人隱隱想起風霜冷雪，凜冽淒慘的冬天的幻影……阿卡提想道：『這不是富裕的地方，在這裏得不到什麼豐裕的或勤勉的印象，照這樣下去可不行，必需改革一下……可是要怎樣才能改革呢，要從那裏做起呢？』

阿卡提這樣地想着……雖然他是這樣想着，可是春天的景色還是籠罩了大地。四圍都顯着全綠色，樹木花草在暖和的春風中輕輕地搖曳着，閃出光彩來，到處有雲雀，婉轉的歌聲；田鳧時而在低地上翱翔飛鳴着，時而靜寂地掠過草叢，去白嘴鴉有時在新生長的稻田中徘徊遊戲，在嫩綠上愈顯出它的烏黑來；有時又隱入已經變白的蕎麥裏去，在灰色的麥穗波中不時探出頭來。阿卡提看了又看，他的思慮漸漸的模糊下去，而至於消滅了……他脫下外衣，轉身向他的父親，滿面帶着欣喜和孩子氣的表情，使他父親又抱了他一下。『我們現在離家不遠了，』尼哥拉說，『只要走上那個小山，就可以看見房子。我們以後可以在一起過有趣的日子。』阿卡提要是你高興，你可以幫助我管理田務。我們現時應當時常親近，要彼此澈底的了解才好，是不是？』

『當然的，』阿卡提說，『可是今天的天氣真好呀！』

『是歡迎你呀，我的孩子。是的，這是春天最可愛的時候了。我很同意普式庚在「耶夫勤尼昂尼勤」詩裏邊的幾句話，你記得不記得——』

「你來了，使我愁。」

春天，天戀愛的時候！

什……」

「岡卡提，」巴沙羅夫在大馬車裏叫道，「給我一枝火柴；我沒有火吸煙哩。」

尼哥拉就停止不說了，岡卡提正在聽他父親說話，雖然十分同情，但也有些驚異；此刻急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銀火柴匣，叫彼得遞給巴沙羅夫。

「你要不要雪茄？」巴沙羅夫又叫道。

「好的，」岡卡提回答。

彼得回到四輪馬車上來，交還銀火柴盒給岡卡提，並且拿來一枝很粗的黑雪茄，岡卡提立刻燃着了吸起來，散出一種又濃又辣的便宜煙的味兒，尼哥拉從來沒有吸過煙，不由得掉轉臉去。不過他是暗暗地這樣做法因為恐怕得罪他的兒子。

一刻鐘後，兩輛車子停在一所灰色牆，紅鐵皮屋頂的新的木頭房子的階沿下。這房子就叫馬利諾，又叫「新村」，農人們又叫它做「窮園」。

四

並沒有一大羣的家奴跑出來接近他們；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出來。在她之後又從屋裏出來一個青年，和彼得很相像，穿着一身有鍍銀鈕扣的灰色制服，這是白福爾的僕人。他一聲不響的開了四輪車的門，又把大馬車上的皮帷的扣子解了。尼哥拉同了他的兒子和巴沙羅夫下了車，穿過一間黑暗而陳設簡陋的前廳，在門後面瞥見一個年輕女子的面影。他們走進了一間佈置得非常摩登的客廳。